



桃花雪

□樊树林

长这么大,阳春三月的雪,似乎就是这仅有的一次吧。

估计谁也不会想到,前几天还是暖风醉人、阳光灿烂,温度直冲30℃,“一秒入夏”似乎已经成为真实。然而,气温竟然像过山车一样陡转直下,让人再次找到那种冰冷的记忆。

雨是一定会来的。这不,从上午开始,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,对于我而言,这不过是一场生命中寻寻常常的雨而已,没有惊奇,更没有喜悦;不会恼怒,更不觉荣幸……就像天地间早已安排好的场景,该粉墨登场就粉墨登场吧。

然而,中午间隙,一场雪在雨的牵引下已经悄然“登临”,向人们展示她的妩媚和妖娆,呈现她的轻盈与婉约。

湿漉漉的眼波里,您就来了!似乎是在赶赴一场和桃花的约定,似乎是上苍恩赐给这个春天洁白的诗歌。

三月的桃花雪,没有“飞起玉龙三百万,搅得周天寒彻”般的磅礴和凛冽,有的只是“坐看陌上雪,似花亦非花”的明丽和袅娜……先前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外地朋友晒的“三月桃花雪”,除了惊艳之外,就是一种羡慕吧。而今,行走在桃花与雪酝酿的童话世界中,欣喜状况如何,可想而知。

内心充满了无限欢喜,毕竟关于雪花的记忆都来自于冬天的叙事。行走在人行道上,雪还在扯天扯地地垂落,缥缈间我对自己竟然陌生起来,似乎穿越到了

金庸笔下《雪山飞狐》的语境之中。“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/让它牵引你的梦/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……”《追梦人》的旋律也似乎在远方响起。

桃花雪的意向是曼妙而光亮的,这种美在何处?其实就在于乍暖还寒时的意外邂逅和怦然心动。是一种幽怨和怅惘,也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美丽和似曾相识的感动。满眼白色的迷离间,雪花扑打在雨伞上,粘在我已经不年轻的脸庞,更飘落在我的心里,麻酥酥、甜腻腻的……

“一树桃花一树春。”桃花之所以能在春光中占尽风流,缘于其“浓到极时方转淡”的那一抹艳色,缘于其“美到极致,便成苍凉”的余韵和缺憾……然而,当桃花遇到三月的雪花,也只能算是配角了吧。

雪花依旧在漫无目的地飘落,天地间显得一片寂静和茫然。路边那一株株桃树也默然挺立着,一簇簇明艳的桃花正绽放着她粉红的笑靥。雪花袅袅娜娜走来,轻轻拥吻着桃花的笑脸,“欲语还休”的模样不就是一阕优雅的宋词吗?

三月的桃花雪,染白了屋顶,也净化了人的内心。美到极致,也艳到极致。然而,我知道这场雪终究只是倏忽来、飘然去的,翩若惊鸿、宛若游龙大概就是如此,也许半日就难觅其踪迹。生命中的这场“三月桃花雪”必定会成为永恒的念想,成为关于春天的一种浪漫的憧憬吧。



诗赋欣赏

春雪

□秦继利

突来的倒春寒
又把脱掉的冬装裹上
一场春雨演绎成了雪花
飘落成白色的蝴蝶
满树的花朵
打了一个寒战
收起了飞扬的心绪
静静地守在枝头
低调,成了一种美德
晶莹洁白的雪
衬托着花的明澈与娇嫩
急促的春暖
让花儿赶着趟儿
抢占了整个春的风头
洗礼,让花儿放慢了脚步
晴日,暖阳春光下
花儿又将井喷、绽放
春雪之后
花海与花海中的丽人
又将徜徉成
成片成片的网红与妩媚

春花春雪赋

□李经纶

花者,暖之实也;雪者,寒之表也。非此时,不见花雪映纷,红萼润白,柳丝摇墨,皋陇潜鳞,碧溪静波。为文曰:

春至,风薰衣,云缥缈,冰涓融,花葳蕤;枝解蜷曲,芽承玉翠,蓓映新月之柔色,蕾津晚夜之幽芳,朝曦将隐之长庚,午曛步空之正阳。沁曲径,萦檐廊,湮金谷之旧墟,期陌上之缓归;惊伏蛰,乱蠓蜓,猿吟涧溪,鸟翻霞岚,万物负势而峥嵘。伫立小园,心物相忘,紫荆涤濯,海棠漫涌,玉兰灼虹,加以石楠绿浓,云松傲劲,暮光浮影,不觉自失。

雪来,始则彤云四合,卷八荒,隐巍峨,净阒阒,扫星河;凜风骤至,惨悴沙砾,断肌浸骨,蕪薪犹寒,行人踟蹰;先以细雨氤氲,浮霭错扰,继之滂洒联霰,迷途失路,后终羽飞甲卸,苍茫关河;翩跹如白鹭蔽日,鲜耀似烛照昆仑;瞬息,万顷皎洁,千岩俱白;拂衣衫而消弭,落寥廓而琼素;欲争妍于群芳,终垂滴而腾雾。

一周之内,四时俱备,蟋蟀见之,必以四季;故昔人曰:蜉蝣之羽,衣裳楚楚;心之忧矣,於我归处。

又见一树梨花白

□王末已

园中的几株梨树,是十多年前外地的朋友相赠。朋友说,这是几株红梨,结的果子很大,单个就有近1公斤重。别看个大,里边的核却很小,而且肉细汁甜且脆,还能卖个高价哩。

那时梨苗只有拇指般粗细,这些年,在我的精心呵护下,已有碗口粗了,正是盛果之时,每年能收获很多梨子。那果子如朋友所言,个大、汁甜、渣细、肉脆,唯一就是没卖过高价,倒是遭遇过几毛钱也难销掉的尴尬。

其实,我并不在乎这几株果树能给我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。在满园的果木之中,唯有它能使我情有独钟,不仅是朋友的情谊,更多的是我喜欢那满树的梨花。

每年春天,当园中的几株杏树落尽了花儿,那几株梨树黧黑的干枝,才像刚刚睡醒一样,伸着懒腰打着哈欠,透出一丝青色的光晕。

尤其是贴着枝丫长出的那些像鸡爪一样的果枝,每个爪尖都有一个饱满的芽苞。梨树上每一个芽苞都是一束花,它和杏树的花芽不同。杏树的花芽很瘪,隐藏在叶腋里,很多都看不见,只有春天来了它才在叶柄的脱落处钻出来,成了有模有样的花蕾,迎着春风绽放。梨树的花芽在叶落前也已形成,当围着它的几片残叶落下,它就雄赳赳、气昂昂地矗立在枝头,经受寒风和冰雪的洗礼,等待花开的时节。

梨树的芽苞披着褐色的外衣,有着尖尖的脑袋。当头顶那尖角慢慢敞开,露出里面的青绿,它会在一夜之间爆出数十个,拖着淡青细柄,顶着如铃铛一样青色的子蕾。

每一个子蕾都是一朵花,青色炸开时,那子蕾便成了一只只展翅的蝴蝶,在春天的熏风里微微颤动,花朵中心的一根根花丝恰似那蝴蝶头顶的触角。

梨树的花很白,白得清正,没有一点杂色和瑕疵,就连那花丝都是白的,只有花丝顶上的花药有一点点粉色。那一瓣花瓣花片有着蜡质的光,透着琉璃的亮,像冰一样清澈,如玉一般高洁。

当所有的子蕾盛开后,整棵树都成了白色,那白色遮住了所有的枝丫,映入眼帘的就只有满树梨花了。

梨花的白不像其他白色的花,那些花或多或少都夹杂着一点点其他颜色的影子,只是瑕不掩瑜罢了。梨花的白很纯,纯得容不得一点瑕疵,飘落如雪,干净如斯,直到为泥。

仰望满树繁花,我突然觉得,人也应该像梨花一样,清心寡欲忘却贪念,方能守住心中一片梨花般的洁净。

莲出污泥而不染,梨花居于庙堂而不浊,这就是我对它情有独钟之所在。

如果你心有梨花,我愿送你一片梨园,让满树银花绽放,还世界一片洁白。

本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